

楼上听涛

莫因标准化,失了多样性

◆王琳琳

前两天,一则“煎饼果子面皮直径应该在38厘米~45厘米之间”的新闻,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的网友调侃,“手里正拿着一个,有点紧张,请问是直接吃还是先阅读相关文件在指导下食用?”有的网友质疑,“难道要拿个尺子量一下看是否标准再决定是否购买吗?”还有的网友单从新闻本身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示小吃讲究手感,有了标准会不会不好吃了。

原来,刚成立没多久的天津市餐饮协会煎饼果子分会,日前制定出台行业标准《天津市地方传统名吃制作加工技术规范天津煎饼果子》,不仅规定了煎饼果子薄饼直径及厚度,还规定了煎饼果子的原料、辅料、制作场所及设备要求,并建议制作完成后应在两个小时内食用等。

如此事无巨细,难怪引来一众网友的调侃。其实,早在分会成立之初,透需要制定这个标准时,就引发了一波热议。那为什么煎饼果子分会还要如此“较真”,真正付诸行动呢?

煎饼果子分会秘书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煎饼果子也有正宗和正宗之分。正宗的煎饼果子,面皮必须是绿豆面、小米面加五香粉混合而成,里面夹的东西必须是果子或薄脆。现在,市面上很多煎饼果子加了花生、生菜、火腿甚至辽参等五花八门的配料,制作十分“任性”“随意”,失去了传统的味道。

他强调,制定这一标准的目的并不是把煎饼果子变成肯德基这样标准化的快餐,而是为了让天津煎饼果子在传统化、统一化、标准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就是说,成立分会、制定标准,主要是对那些“五花八门”的配料进行规范。

在天津人眼中,煎饼果子是有历史沉淀的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浸润,已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信仰。煎饼果子至少有600年的历史,2017年还成功入选天津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次煎饼果子分会试图通过制定团体标准,对其进行规范,以改变目前五花八门的现状,恢复煎饼果子的传统小吃面目,其出发点是好的,还可以在流程上对业内人士进行督促,传承技艺。但为何还是引发诸多



人的争议?从各方反应来看,公众更多的是担忧在各种规范、标准的“约束”之下,我们的饮食文化是否会变得单调起来。

本来,小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差异性,是走街串巷时每每吃到的那股惊艳,而不是满大街都是一个味。这也是小吃的活力所在。人们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衍生出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华美食文化,但汇聚在一起,文化积淀由此而来,共同构成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如今,社会迎来了一个标准化时代,几乎所有行业都在推行标准化,这股风也刮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近两年,除了煎饼果子,还有好多小吃走上了标准化之路。银川公布了“羊杂碎技术规范”,扬州出台了“三头宴制作技艺团体标准”,还有扬州炒饭、重庆小面、沙县小吃等经典样式,也纷纷出台了官方盖章认定的“标准化”。

然而,非遗保护标准化只能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但绝不是唯一,不是所有的非遗保护项目都适合用这样的方法。煎饼果子等小吃,堪称草根饮食文化的代表。它的保护与传承,绝不是用几条标准框框规定或约束就能主宰得了的。真想保护和传承,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离不开那片土地上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人。正像用嫁接的方法可以产生树木的新品种,但这些新品种的诞生绝不可能离开原有的根木。

只有保护好独特性,才能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多样性损失多少,非遗的文化精髓就会损失多少。对于饮食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真正流传千古的味道,不在标准框框间,而在广大老百姓的心中。

悦·读

诗画双绝关仁山

◆吕振



上个世纪90年代,河北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推出了一系列贴近百姓、关注现实、揭示矛盾的文学作品,受到文坛关注和读者好评,被评论界称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多年来,他们不断将笔触聚焦城乡沃野,推出了不少现实主义力作,尤其是现已担任河北省作协主席的关仁山,陆续出版了《大雪无乡》《天高地厚》《白纸门》《日头》《麦河》等有影响力的作品,充满了理性反思与人文关怀,呈现出大气升腾的艺术风范。

2017年年底,关仁山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金谷银山》,讲述燕山脚下白羊峪村青年农民范少山带领乡亲们走上绿色生态致富路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范少山相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发展生态农业,即使面对乡亲们的不解和责难,也毫不退缩,用市场来说话,让时间来验证。小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文学发生背景,将传统农业观念与现代农业观念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矛盾冲突中挖掘人物性格,塑造了一位感情饱满、性格丰富、形象真实的新式农民形象,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农村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

关仁山能够取得今天的创作成就,离不开他多年深入生活的扎实积累。当他步入文坛之初,同为河北唐山老乡的著名作家管桦欣赏关仁山的才气,送他一幅书法:“扎根乡土,热爱生活”。没想到,这句话打下了他日后创作的基调。他始终坚持沉到基层深处认知生活。上世纪90年代,关仁山在唐山黑沿子镇河村挂职副村长,跟着渔民出海,去农民家里聊天,身上揣着小本,随时采访记录。几个月后,“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开篇《苦雪》脱颖而出,刊发于《人民文学》并获年度小说奖。1997年,关仁山被聘为广东文学院客座作家,到佛山市罗村镇挂职副镇长。2001年,关仁山想了解土地规

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生活,又主动要求到河北唐海县挂职副县长,与那里的基层干部和农民3年的朝夕相处,收获很大,促使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天高地厚》。关仁山说,人民不是喊在嘴上的,而是要记在心中,父老乡亲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命运起伏,都会让我们牵挂和动情。

关仁山不仅是一位深入生活、善于思考的作家,还是一位书画家,任职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有一次,文朋诗友在京相聚,关仁山在座。我知道他近年来在文学创作之余,书画创作颇丰,尤其他画的葡萄和白牡丹是一绝,在唐山、石家庄等地办过画展,于是冒昧开口,想跟他求一幅白牡丹。我想,他若答应自然最好,如果拒绝了,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画的白牡丹已然价值不菲。过了几日,竟然收到了他寄来的快递。我激动地打开,里面是一幅四尺白牡丹,气韵生动,跃然纸上,让人爱不释手,他在画上题跋“大雅吉祥日,飞花归吕家”,以贺我女儿出生,令我感动不已。

关仁山的白牡丹一直受文坛推崇,作家尧山壁在《关仁山的性情书画》一文中说:“关仁山的画法很特殊,别人画红牡丹和黄牡丹居多,他画的是白牡丹,这真的不多见。他的画给我们清雅之感。他画的《清心可鉴,文苑繁荣》,一幅画,可谓寓意深远。牡丹是落叶小灌木,生长缓慢,株形小,有丛有独,有直有斜,有聚有散,各有千秋。他的画法是清雅一色,这是挑战。他用笔先蘸淡草绿,笔尖蘸少量藤黄点出花蕾,其中花苞一笔两笔点出即可,结果就花朵绽放,有单瓣,有重瓣,千姿百态,显示出画家的真性情,以求达到绘画精神之所在。”

在今天的文艺百花园中,关仁山是难得的在书画和写作方面都具有很高造诣,这让他有了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敏锐度,也给他的人生涂抹出了不一样的风景。



前言

服装设计师马可女士,是超越行业界限,跻身国人心中的民族品牌代表人物。她曾在一夜之间被国人熟知,可是盛名之下,马可却出乎意料地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更不会在公开场合主动提及自己那些独特的设计服装的经历。

所以,当她欣然接受采访邀约时,记者的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与忐忑。担心好不好交流,更担心准备的时间太短,采访会不会失败。出乎

意料的是,马可女士为人十分谦和。在微信上,她直接表达了欣然立刻接受采访的原因:“无用是一个100%的环保名牌,我也是个坚定的地球母亲捍卫者,为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我会竭尽全力。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力,殊途同归,都是同道中人。”

沟通好第二天的采访时间,她建议记者先去“无用”空间参观,这是了解她和“无用”品牌的一扇窗口。

◆本报记者王琳琳

家园

地处北京美术馆后街七七文创园内的“无用生活空间”,是理解马可及其作品最重要的一扇窗口。

2014年,创设“无用”品牌已经8年的马可,决定在北京开设“无用生活空间”。这是品牌形成以来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实体空间。

空间分为三部分,展厅、真味、家园,共占地1000多平方米。展厅常年举办各种公益民艺展,主题大多是文化、艺术类,陈列的物品大多是马可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公众免费参观、无需预约;“真味”是有有机素食体验空间,为人们提供各种非转基因、无化学添加剂的天然食材和素食。

“家园”则是“无用生活空间”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全国唯一销售和展示马可设计创意的“无用”出品的所在地。尽管如此,“家园”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店,因为马可明确要求“无用生活空间”的工作人员不能用竭力促销的形式让顾客购买物品。

每个预约到访的客人,在无用工作人员也就是“生活顾问”的带领下,从一扇百年历史之久的窄窄的门开始参观,感受马可亲自设计、打造的心中的理想国:粗糙斑驳的老旧木地板、南方的火塘、北方的土炕……“家园”90%以上的建筑材料采用天然石材、旧木等回收再利用材质,院内设计也是如此。挑高近6米的客厅,其地面是下沉式的设计,院墙为夯土式,据说其材料来源于平整地面时的泥土。按层高设计的窗户则给客厅带来了充足的光线,一片豁然开朗,其他部分则按一个“家”全部功能分区,如冥想室、厨房、起居室、儿童房、卧室、浴室等。

在这其中,无用工作室出品的服装、家纺、家具、家居生活用品等,被“合理”地安排在每一个空间,参观的人既可以当做艺术品参观欣赏,也可以询问或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只不过,即使有意购买的顾客再有钱,也不一定能够当场拿走自己想要的,手作衣裳的制作工时、产量低,如果下达订单定制,最早也是要一两个月以后才能拿到。

例外

长达两个月及以上的等待时间,并不是马可刻意为之的。而是因为“无用”工作室出品的每一件衣服,从组织纹样、织机织布、缝制布料再到植物染色,都是手工完成的。如果赶上天气不好导致染色不稳定等情况,顾客拿到衣服的时间还会延长。

“我们从原材料采集到手工制作成品,全部取材自然,物尽其用,最终回归自然。”马可说。她希望,为渴望探寻生命本质、回归返璞生活的人们提供全天然、零污染、手工制作的良心出品。

对于当时的马可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彻底的转身。那时,作为“例外”品牌的创始人和设计总监,马可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巨大的。“例外”是中国服装行业里独树一帜的设计师品牌。它所诠释的独特东方美,展现出与当时截然不同的设计感,成为不少追求自由、个性独立的知识女性的服装首选。“例外”不仅销售业绩一路增长,而且全国的专卖店开到了100多家。

不过,就在“例外”如日中天之际,马可却感觉与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她对创业初衷的坚守——对品牌文化与精神含量永远重于经济利益的信念,让她与合伙人在经营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深至无法弥合。她回忆那时的生活说:“我主张品牌健康缓慢良性地成长,反对急速扩张,我不想以透支品牌长久未来的方式来追求商业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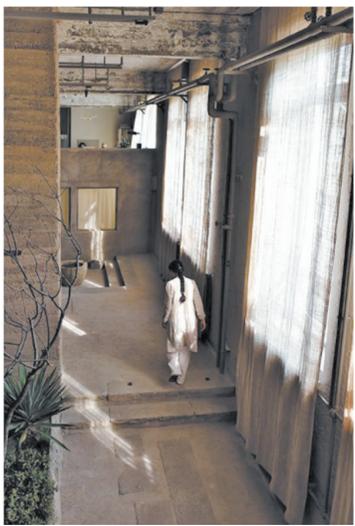
2006年,马可下定决心,离开“例外”,创办“无用”。几乎所有人都不好看这个决定。连马可的妈妈都急坏了,语重心长地警告她:“你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是倒退。现代社会已经用机器取代了人力,这么好的缝纫机,一天能做好几件衣服,你非要跑去手缝衣服,几个月做一件,你是不是疯了?”

当然没有。只是马可有她自己内心的坚持和想法。在一篇写于2007年的文章《我对服装设计师身份的认识》中,马可这样阐述自己的内心:“我不满足于服装在生活中的实用性和装饰性,我深信最伟大的最高尚的创作动机应该是出于‘关心人’,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关心人的情感、关心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关心包含了爱,但比爱更为宽广,更无条件。”

对于马可来说,服装只是一个载体,她的思想是核心。她想通过“无用”传达对自我精神层面的

服装设计师马可

改变潮水的方向



关注和满足,以及人性深处最本质的东西,那种无论科技和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依然是人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如同布道一般。

“我想做些眼前未必有用但以后会有价值的事,我想把人们眼中无用的东西变得有用,我想人们不再以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原则。”马可说。

引领

在“无用”空间,卖的最便宜的产品是茶籽粉,十几二十元一斤,用来清洗碗碟,是化学洗洁精最好的天然替代品。其余物品大多标价数千或万元以上。

很多人评论质疑,既然号称天然环保,衣服为

何卖这么贵?表面上节制的生产模式,实际上售卖的都是“超奢侈品”,这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矛盾?

但马可的内心并不纠结。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看产品的制作生产过程中有没有给地球带来污染或破坏。这是第一位的,而价格是其次的。

“低价位的产品,背后的污染是非常可怕的。高价位的服装,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去做环保。‘无用’采用的全部是100%纯手工缝制和植物染色,成本很高。而大众层面消费的服装,都是化学染色。而化学染色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越低档的产品选择的染料等级越低,对江河、地下水等的污染也相应越高。”马可说。

马可告诉记者,她曾经在北京的商场里看到一条特别短的名牌连衣裙,标价一万五。衣服金光闪闪,化纤材质,针脚也是机器做的。和这样的衣服相比,马可觉得,“无用”手作衣裳比这样的国外时装性价比很高很多,购买一件“无用”,可以支持手艺人,让他们有收入,还可以支持环保。最重要的是,“无用”的衣服能让所穿之人处在一个真实的状态。

“当你知道,某件衣服是某些人专门为你而做的时候,内心会赋予它更多意义。”马可说。

曾经也有人向马可提议,手工织布、天然植物染布的周期太漫长了,不如在“无用”的生产线之外,另创一条相对低端的产品线,可以用机器加以辅助,仍然传递同样的着装理念。

马可拒绝了。她对自己坚持的东西态度坚决,执意做到最好。“当你做到最好的时候,就会给整个行业启示与引领。原来还可以这样做服装,一个中国原创品牌最重要的是有态度,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整个行业指出发展方向。”马可说。

如今,“无用”品牌中所引领的那些选用棉毛丝麻,将衣物做旧、超码处理,并且放弃机械化的流水线,而是纯手工制作的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模仿,也得到了越来越多顾客的认可。

自成立以来,“无用”的顾客逐渐增长,他们大多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年龄层分布较广,从20多岁到60多岁。按照商业逻辑来看,这可能反映了品牌定位不够聚焦,但马可觉得,这恰恰说明了,每个年龄层中,都有崇尚自然环保理念的人。马可还发现,顾客中多了一些经济能力普通的人群,这让她感觉很欣慰。

“其实,每个季度有三四套衣服就够了。因为无论有多少衣服,最经常穿的不过只有几套。很多人每年都花数万元在衣服上,常常换、常常扔。那为什么不能接受花同样的钱,买三五件有品质的衣服,代代相传呢?”马可说。

重生

一定程度上,马可所做的事情,是在帮中国传统手工艺重获新生。

在“无用”珠海工作室,有三四十名顶尖手艺人,这些都是马可在各地调研期间“挖掘”出来的人才。她给这些手艺人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手艺人将自己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手艺回馈到每一件“无用”出品中。

在马可看来,“无用”是一座桥梁,一端扎在中国最广大农村、偏僻的村落;另一端扎在中国最中心的大城市,帮助了两群人。“运用古老的技艺,设计出具有美感、讲究造型的国际化产品,以优质设计及品质大大提升了产品的价值,提高了手工艺人的收入,也让城市人用上饱含情感、回归本真的物品,过上远离物欲、返璞归真、自求简朴的心灵生活。”

马可希望为中国传统手工艺开辟一条高端之路。“手工的价格就不应该低,粗制滥造的廉价商品恰好是让手工艺迅速消亡的直接原因。”

至于传承,马可觉得,让手艺人富裕起来,是手工艺传承下去的最好方法。“不大可能强迫年轻人学习,一个做土陶的爸爸,穷了一辈子,儿子肯定不乐意接班。只有父亲先靠着这门手艺获得了高收入,儿子就会自愿传承了。”

在全国各地,一个更为松散的手艺人网络也在维系着,数量大约一百多人,有的是纺纱的,有的是织布的,有的是做羊毛的,有的是做土陶的,有的是做金属工艺的,他们分属不同的门类,但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每当“无用”有订单需要时,就交给相应的手艺人来做。

如今,马可将自己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乡村。每当确定了新的手工艺调研课题,她就会带领“无用”团队的年轻人到乡下去。那里,会让她感到舒适、平静以及感动,就像回家一样。

马可想起一次田野调查时,她住在一个农户家里,晚上,听到女主人为了给小孩和丈夫添件过年的新衣坐在织布机前劳作到深夜。那单调而有力的声音,让马可心里特别感动,这样的机杼声曾在中国大地上回响了几千年,现在却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时代前行洪流中,总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正如马可自己,她在敞开的世界上时尚大门前转身,说放下就放下了。如今,走在使命道路上的她,背负着自己对于过去的责任、现在的责任、未来的责任,笃定前行。